

<<中国拆弹部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拆弹部队>>

13位ISBN编号：9787550215139

10位ISBN编号：7550215138

出版时间：北京联合出版中心

作者：冯骥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中国拆弹部队>>

### 内容概要

他们在崇山峻岭中浴血搏杀，在硝烟弹片里无畏前进，身处最艰苦危险的环境，心受最绝望紧张的折磨。

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边疆，用钢铁身躯清扫雷区！

他们献身使命，热血激荡，他们冲锋在前，豪情澎湃！

他们离战场最远，却离炮火最近，时刻与死神较量。

他们或许少有人提及，提起来却又如此如雷贯耳。

他们就是中国排雷特种兵，战雷是他们共同勋章。

本书就描写了一名排雷特种兵——高等铁血、残酷的成长过程：从一名不遵守纪律、个性叛逆的新兵到被“发配”深山里的修理班，最后和战友走上雷场……高等一步一步成长为了著名的“排雷王”。

翻开这本书，零距离透视中国排雷特种兵铁血、神秘的军旅生涯。

<<中国拆弹部队>>

作者简介

冯骥，男，1981年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电视艺术中心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硕士，80后军旅文学领军者，曾获第5届华鼎奖中国电视剧最佳编剧奖、第9届全国十佳电视制片新锐编剧奖、第25届金星奖最佳编剧奖、第7届解放军图书奖、第11届解放军文艺奖、第9届武警文艺奖等。

代表作品：《永不磨灭的番号》《火蓝刀锋》《战雷》。

徐纪周，男，1976年生，199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2000年起从事电视剧创作，在剧中担任编剧、导演、执行制片人、制片人职务，曾获第18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最佳导演奖、第5届华鼎奖最佳编剧奖、2011国剧盛典最佳导演奖、2011搜狐视频电视剧盛典最佳导演奖、北京电视台2011年度个人特别贡献奖。

代表作品：《永不磨灭的番号》《战雷》《团圆饭》。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1中国，西南边陲。

一场地震刚刚平息，身处地震带的边境小村废墟上的尘烟还未散去，但早已对这些小震习以为常的村民们，已经从避难处走出来，纷纷在自己房屋的残垣中寻找尚未被破坏或者破坏还不严重的器物。村民中有一个耷拉着脸的壮汉，正在自己家倒塌的房梁下费力地掏捡着粮食，边干边骂：“刚盖好的房子就被震塌了，老子不如住河沟里，叫你震！”

“旁边的老村长啐了一口，道：“说的什么丧气话，就为这老天爷不开眼，咱就不住房子啦？”

！”此刻年迈的他正费力地挪动着只剩下一条腿的身躯，用拐杖扒拉着被砸得东倒西歪的物件，试图捡拾出还能使用的锅碗瓢盆来。

大人的愁苦，不谙世事的孩子并不能理解。

此时几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争抢着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拾到的足球，追逐疯闹成一团。

一个脸蛋黝黑的小男孩抢先一步带球跑到了山坡之上，大喝一声，一脚飞起，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向远处的草丛飞去。

旁边的几个小男孩正待上前，忽见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拦在面前，他们停住脚步，纷纷变了脸色。铁丝网那边，足球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棵树下的草丛中。

虽然离他们不过咫尺之遥，但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足球，无人敢上前去取。

远处一阵山风吹过，树身上挂的铁牌晃了一晃，上面年深日久的几个字格外显眼——“雷区危险”，与旁边的一个骷髅头互相映衬，更显触目惊心！

为首的男孩子狠狠踢了那个闯祸的黑脸蛋男孩一脚，要他去把足球捡回来。

黑脸蛋男孩咧开嘴哭了起来，死活不敢越过那道可怖的铁丝网。

“这有什么啊！”

我来！”

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走了过来。

“咪彩，别去，里面有地雷！”

黑脸蛋男孩止住了哭声，惊恐地提醒道。

但小女孩并不以为意，前几日她曾进去采蘑菇，只要沿着边走，准保没问题。

这个叫咪彩的小女孩俯身从铁丝网的缺口处钻了进去。

几个男孩子互相看了看，也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但他们只敢站在铁丝网的缺口前，紧张地盯着里面的女孩咪彩。

此时咪彩拿着一根探路的长树枝，东戳一下，西戳一下，很快就走到了大树下。

看到足球就在脚下，咪彩舒了一口气，弯腰拾起足球，朝那帮胆怯的男孩微微一笑，把足球掂量了一下，抬脚准备踢出去……可就在咪彩抬脚的瞬间，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气浪升腾中，咪彩的身体和足球一起飞了起来……随之，浑身鲜血淋漓的咪彩落在了地上，身体的剧痛让她哀声哭泣，然而气息的虚弱只允许她发出低低的哀号。

铁丝网外的几个孩子吓呆了，他们此刻能做的只有哇哇大哭。

村民们闻讯赶来，跑在最前面的中年男人正是咪彩的爸爸。

他一眼看到了铁丝网里面浑身是血的女儿，哀号一声，冲了过去。

眼见离咪彩只有两三步远，只听得一声巨响，他的身体顿时化作了一个腾起的火球。

咪彩的妈妈也赶到了，恰好看到了这一幕，她疯了一般往前冲，被几个村民死死拉住！

危急关头，拄着拐杖的老村长赶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吩咐众人回村把牛牵来。

“牵谁家的？”

“先前耷拉着脸的汉子问。”

“全部都牵来，这还用问！”

“村长急得用拐杖直敲地面。”

汉子没有动，一场地震下来，全村只剩下了三头牛，他知道一旦牵来意味着什么。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瘸着腿的村长看到他的样子，勃然大怒道：“人命关天，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牵来再说！”

他说着用拐杖去击打驱使怔然的汉子，身子一歪，差点摔倒。

以汉子为首的几个村民转身往村里跑去。

就在地雷爆炸的同时，一队赶来抗震救灾的官兵正扛着救援物资行进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

30多岁的陈晨是这队士兵的指挥官，当第一声爆炸响起的时候，他那张方正英俊的脸庞上两道剑眉瞬间就拧在了一起。

侧耳细听后，陈晨辨明了方向，扔下肩上的救灾帐篷，命令手下两个班长带上探雷器，轻装简行，直奔爆炸声发出的地方。

在铁丝网的那边，女孩咪彩呻吟哭泣的声音越来越低。

老村长把牵来的耕牛一头一头地赶了进去，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中，耕牛消失在火光里。

第三头牛又被拉了出来，耷拉脸的汉子按住了老村长的手。

“叔，这牛，怀着犊子呢……咱村可就剩下这一头大牲口了啊！”

“村长红着眼睛，从汉子手里往回拽缰绳，但汉子就是不松手！”

“什么牲口能比人命还重要！”

“老村长怒不可遏，手中的鞭子毫不留情地抽在了汉子那青筋暴露的手上，一下、两下……汉子依旧没有松手的意思。”

咪彩的母亲在众人的扶持下，哭喊着女儿的名字。

看着同伴一个个走向死亡，旁边的老母牛眼里也噙满了泪水。

村长老泪纵横，身体打晃，就在摔倒的瞬间，一双大手牢牢扶住了他。

是陈晨，他带着排雷班赶到了！

陈晨吩咐老村长带着乡亲们后退，这里交给他们！

村民们往后撤了几步，三个手持排雷器械的士兵小心翼翼地从小洞钻了进去。

随着探雷器一寸寸地往前移动，咪彩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陈晨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跨到女孩身旁，就在这个时候，探雷器发出了蜂鸣。

工兵班长拨开的草丛下露出一枚锈迹斑斑的地雷，是72式防步兵雷！

接着，另外几个同型号的地雷也被发现。

蜂鸣声带着冷冷的威胁，阻止了陈晨想先救人再排雷的念头。

陈晨当即做出决断，命令其他战友后撤，自己掏出工具，俯下身来开始全力对付这几个黑乎乎的家伙。

此时大批救援官兵也已经赶到，一看这个阵势，全都跟村民一起卧倒在地。

四周一片寂静，鸦雀无声。

陈晨半伏在草丛中，思索着如何拆除地雷引线。

也许是埋藏的时间太久了，引线跟雷管的接合部有点紧，他拿出一柄小锤，小心敲击着引线接合处，每一次低低的敲击声，都好像在心脏处引发起巨大的回响。

不远处的女孩咪彩在这个空气都要凝固的时间里，呼吸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随着陈晨小心翼翼的动作，汗珠一颗颗从额头滚落……终于，陈晨举起了那枚地雷，这表明危险已经完全解除。

可等他抱起血泊中的咪彩时，女孩已经停止了呼吸。

咪彩的母亲疯狂地扑向躺在担架上的咪彩，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咒骂地下那些要人命的恶毒玩意儿！

陈晨无言地看着生离死别的一幕，垂下了头。

他在心里暗暗发下狠誓：一定要把这些祸害人民的的东西全部挖出来！

2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山路上，一车车新兵们正唱着嘹亮的军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往这里汇集。

这些精壮的小伙子可耐不住路途的遥远，各自找乐子打发时间。

来自东北的秦雄正和另一个小伙子掰手腕，膀大腰圆的他和自己的名字一样雄壮有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对方的手腕给压在了下面。

秦雄十分得意地挥动着手臂，叫嚣着，向众人发出挑战。

一旁甩着扑克的张晓菲扭头瞅了他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土鳖！”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没有人听到他的骂声，玩扑克的几个人正集中精力瞅着高等手里摔下的那个炸子。

随着摔下的牌，高等眉开眼笑地伸手缴获战利品。

几个新兵不情愿地掏出香烟塞到了高等手里，他耳朵上、口袋里都已经塞满了，这次赢的只能放在身旁的凳子上。

张晓菲一声冷笑，大力拉开了自己的旅行包！

“啊！”

”身旁的几个新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叹。

只见包里整齐地码着一条条未开封的三五、中华和熊猫……谁也没有想到，张晓菲这个不起眼的旅行包里竟然装满了各种高档香烟。

这小子是来当兵的还是来开店的呀？

高等乐了。

张晓菲冷冷地看着高等嬉笑的脸，眼睛里透出的意思分明是说：怎么样？

有本事都赢走！

几声雷爆从远处传来，新兵们纷纷放下手里的玩意儿，趴窗户往外看。

秦雄上前扒开窗前的新兵，把脸贴在玻璃上。

这天气真怪，干打雷不下雨。

有几个新兵纳闷地讨论着。

“实战演习，远着呢！”

”高等头也不抬地整理着赢来的香烟，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这话被身旁的赵保家听见，他咂咂嘴道：“瞅不见演习，听声过过瘾也好。”

”张晓菲闻声，看了赵保家一眼，后者一副淳朴的样子，一看就是农村兵。

就在张晓菲准备把眼神收回来的时候，他瞥见了高等袖子里滑下的扑克牌——原来如此！

高等一看自己藏的牌掉了下来，急忙往回塞，但他的手被张晓菲按住了。

“输的烟算交学费，不过这招你得教我！”

”抬起头，高等看到了张晓菲挤眉弄眼的脸。

高等坏笑一声，赶紧收好牌，说：“有空再说！”

”“现在就有空！”

”张晓菲不依不饶，坚定地回答。

在这一帮新兵吵吵嚷嚷的时候，车厢角落里，楚男面无表情，喃喃自语。

他这个样子已经维持了一路，让人不由得疑心他是不是精神有啥问题。

秦雄跟楚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路他的嘴巴就没停过，不断炫耀自己的力气，现在更是把这力气跟即将到来的部队生活扯在了一起，号称当兵就是靠力气吃饭，除了他这号的，其他的，统统玩不转！

高等玩累了，在后面找了个座躺下来，很快就打起了呼噜，把周围的一切热闹都隔在另外一个世界。

汽车路过训练场，士兵们正在进行训练。

吼声如雷，叫人耳朵嗡嗡响，火光冲天，映红了汽车玻璃。

新兵们纷纷瞪大了眼珠子往外瞅，被这种真刀真枪的大场面给镇住了。

正纷纷议论间，近处一声巨响淹没了车厢里的喧嚣，张晓菲吓得一屁股坐回了座位。

“了吧？”

”秦雄也斜着眼睛。

“个屁！”

哥们儿过年放的鞭炮都比这动静大！”

”张晓菲毫不示弱。

后车厢里的高等翻了个身，拿外套蒙着头，继续睡。

张晓菲看着这个连雷都炸不醒的家伙，耸了耸肩膀。

汽车进入军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整个营部灯火通明，连长崔鸣带着手下三个班长在机关楼下等着接兵。

新兵车前面的吉普车先停了下来，指导员杜洪涛从车里下来，崔鸣赶紧迎上去问候。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崔鸣年龄30岁上下，说话略微有些结巴，尤其是在着急的时候。

寒暄过后，两人站在一旁，注视着从大客车上下来的新兵们。

新兵们背着背包依次从车上跳下，班长孙军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喊着话：“欢迎新同志们来八十七集团军直属工兵团！”

吃剩的东西别往车上扔！

现在，面朝我，按照登车前的顺序站队！

找到自己的前一个人！

新兵们大多刚从睡梦中被叫醒，两眼通红，脑子混乱，被孙军的大嗓门吆喝得团团转，好大一会儿才排成队列。

“一！”

在孙军“报数”的铿锵命令之后，为首的秦雄一个跺脚像是要把地给震出个坑来。

“二”“三”“四”“五”“六”“七”“七”……连着两个“七”叫得新兵们都笑了，原来是睡眼惺忪的张晓菲迷迷糊糊地叫错了。

“不许笑，重报！”

“孙军脸一板。”

这次报得很顺利，但是很快，报数声在一个缺口处停止了。

崔鸣指着那个缺口问：“这是怎么回事？”

孙军瞪着大眼珠子正不知道如何回答，排在队尾的楚男忽然站了起来，报告说自己身后那两个人不见了。

孙军听闻，回身几步蹿上车厢，在强光电筒的照射下，四处搜寻“丢失”的两个新兵。

但是从车头到车尾，除了满地的瓜子皮、零食碎屑以及散乱的扑克牌之外，没有一个人影儿。

这是到哪儿去了呢？

孙军嘀咕着，转身往回走，忽然感觉脚下不对劲，紧接着就是“哎哟”一声叫，他赶紧弯下腰拿电筒照过去——后排座位底下的高等正呻吟着往外爬。

孙军怒吼着让高等滚出来。

不想高等刚爬出来，就玩儿命地吐了起来。

孙军看着他苦瓜一般的脸色，估计是晕车了。

“……我从小……就晕车，连三轮都晕……哎呀，不行啦……”高等说着，又是一阵干呕。

孙军皱了皱眉，开窗对外汇报情况。

“另、另外那个呢？”

“崔鸣问。”

“没了，车里就一个。”

“杜洪涛的脸色变了，他跑向吉普车。”

自己带来的新兵丢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崔鸣也赶上前要求一起去。

就在这个时候，门口哨兵跑了过来，报告说有个新兵在连部门口要求见连长！

很快，汗流浃背的赵保家出现在大家面前，张着大嘴直喘粗气！

崔鸣盯着赵保家，说：“你、你干啥去了？”

“赵保家歪着身子，畏畏缩缩不敢说话。”

看他这个样子，崔鸣气不打一处来，上前一脚把他踢立正。

面前这个懵懂的傻小子还不知道，此刻他的这种行为已经算私自逃离部队！

看到连长发怒，赵保家这才用蚊子一般的声音哼哼道，刚才停车休息时，他去拉屎，回来时车已经开走了，只好一路追着跑来了。

崔鸣看他一副嗫嗫诺诺的样子，气得几乎又想上前给他一脚，看见孙军把高等带了过来，便把火气撒到了他身上，问他为什么晕车不提前报告，这算是什么作风。

“我……我啥，啥作风……”高等学着崔鸣的腔调，新兵队伍发出一阵哄笑。

“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孙军怒喝，哪儿来的新兵蛋子，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杜洪涛从不远处走了过来，他上下打量着高等，高等毫不示弱地看着他。

杜洪涛却转过身子，向崔鸣提议说大伙都累了，还是先吃饭吧。

崔鸣正待下命令，忽然听到队伍中响起“啪嗒”一声，接着是一阵轻微的骚动，他疾步朝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

只见刚才那个迟到的赵保家正迅速捡起一部手机，紧紧地攥在手里。

崔鸣一把把手机夺了过来，眼睛逼视着赵保家。

赵保家哆嗦着，不承认手机是自己的，可又不说到底是谁的。

崔鸣站到队伍前面，高高举起手机，说如果今天没有人承认手机是自己的，他就把手机当场摔了。

队伍里的秦雄听了这话，心疼得肝都颤了，他正要站出来，忽见崔鸣的眼睛又扫向了队尾，顺着他的目光，有个小红点在黑暗中闪烁着。

这是一台数码相机的指示灯，随着它的启动工作，它的主人楚男正对着领子上的耳麦自语：“这是我军营影像日志的第一天，但也可能是最后一天了……”“这是什么玩意儿！

交出来！

”崔鸣已经站在了楚男面前，一把抓过了相机。

杜洪涛把手机和相机都从崔鸣手里要了过来，他掂量了下，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部队不允许用手机，这是规定！

既然带来了，就要交给连队保管。

是谁的出个声，退伍或者休假时，再还给你们。

”3夜深了，地震后的小村里，陈晨带着士兵们正在加固最后几个防震帐篷。

几个村妇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浓汤，让战士们先暖暖身体。

陈晨喝了一口，尝出是牛肉汤，想到自己吃的肉就来自白天被炸死的那几头牛，黯然神伤地放下了碗。

有人叫喊着朝陈晨这边跑过来，正是白天那个牵牛的耷拉着脸的汉子。

汉子匆匆忙忙地跑到了陈晨旁边的村长身旁，低声说了几句，又从怀里掏出了个什么东西给村长看。

村长的脸色唰地变白了，近旁的几个村民脸上也露出了肃穆可怕的神色。

这是一块地雷的残片，陈晨端详着，一道闪电的标记覆盖在弹片上面。

村长看到陈晨疑惑的样子，缓缓解释道：“这是雷公留下的，据说，只要见到这个记号的人，都保不住性命。

几十年前，那狼山里，到处都能碰到刻着这个记号的地雷。

”村长说着，转向了远处的巍巍山峦，那里一片漆黑。

传说埋下这些地雷的人，就住在这座深山里。

有人说他行踪隐秘，独来独往；也有人说，他身边还有一个徒弟……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起，闪电照亮了夜色。

雷声中的军营里，新兵们也正经历着一个躁动的夜晚。

查夜的脚步声刚消失在门口，上铺的秦雄就撩开被子跳下了地，一把揪住下铺赵保家的耳朵。

要不是这小子没藏好，手机能让连长给收走吗？

秦雄心里恨得直痒痒，要知道，这个手机可是对象送给自己的。

赵保家疼得哇哇叫，又被秦雄掩住了口，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秦雄刚要继续教训他，身后传来了“叮叮咚咚”的手机声。

转头，他看到一部iPhone正被高等拿在手里，高等一边优哉游哉地玩着，一边说：“欺负软柿子，有意思吗？

有本事找肩上扛星的单练去！

”秦雄闻听气极，放开赵保家转向高等攥起了拳头。

“有人来了！

”忽听张晓菲压低嗓子的声音，秦雄像一只猴子般飞速蹿上自己的床铺躺了下来。

与此同时，孙军推门走了进来，巡视一圈后，帮秦雄掖了掖翻起的被角，又走了出去。

估摸着孙军走远了，张晓菲第一个跳下床，摸到高等的身边。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哥们儿，手机借我用用，我有卡。”

“高等一声不响地把手机递过来，张晓菲边换卡边好奇高等是怎么把这么大一个玩意儿带进来的。”

“藏在裤衩里。”

“高等瓮声瓮气地说。”

屋内静默了几秒钟，紧接着各个角落都传来了低低的笑声。

张晓菲自我解嘲道：“我说怎么一股骚味儿。”

“高等又伸出了手，说：“不用？”

还回来呀！”

“张晓菲赶忙躲开道：“怎么不用？”

卡已经装好了。”

“一条三天没洗的内裤上，将繁衍出数以亿计的细菌。”

同志，你正在和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器皿对话。”

“对面下铺的楚男忽然发出了带有科普意味的提醒。”

张晓菲本来贴在耳朵上的电话赶紧放了下去，讪讪道：“我——不打电话，我只是发个短信。”

哎，你说人家身上有细菌，这几天你也没换内裤，怎么不说自己脏？”

“为了避免细菌繁殖，我自备了一年的纸内裤，成人款，随时更换。”

楚男说着，睡姿没有变，一把掀开了自己的被子。”

这下全宿舍的人都围过来了，赵保家好奇地看着楚男，不明白内裤怎么可以用纸来做，难道就不怕动身子就会破掉。”

张晓菲没有去围观，他一边发短信一边嘟囔着抱怨：“这当兵真跟坐牢差不多，这也不让带，那也不让带！”

早知道不当这个兵啦！”

“张晓菲的话首先引起了楚男的反感，说：“既然是坐牢，那你干吗要来？”

在家待着享清福不就得了？”

真是一点志气都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楚男的观点很明确，自己来当兵，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楚男在任何领域，任何一方天地，都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而不只是在学业上。”

赵保家则比较简单。”

在他的农村老家，那里的小伙子要想有出路，要么去当兵，要么去打工。”

他娘觉得当兵比打工好，当兵吃的是国家饭，于是赵保家就穿上了这身军装。”

就着这个话题，大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秦雄张口就说，他当兵就是为了混出个人样。”

“那你现在不是人样，是熊样？”

“张晓菲这家伙一张口，就总招人不得见，引得秦雄又想揍他，他赶紧跳到高等旁边，转移情势地推推高等，问他为啥来当兵。”

高等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张晓菲无奈，又回到了自己的铺上。”

宿舍总算又恢复了安静，高等睁开眼睛，想起刚才的问话，他感到一阵茫然。”

窗外传来隆隆的雷声，大雨倾盆而下。”

雨越下越大，在狼山山脉灌注着，山石发生倾斜滑动。”

地震与暴雨共同引起了山体滑坡，漫过罗江河，形成了水域面积近五平方公里、库容约八百万立方米的巨大堰塞湖。”

而狼山里旧雷区的地雷也随着山石滚落，雨点一样倾斜在河里，又被后面的滚滚泥沙掩埋了起来。”

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直接威胁到下游德安村、大竹村、白果村、凤尾镇等两万余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驻军的作战指挥部里，司令员与政委等指挥官面色凝重，在电子屏幕前演示着各种应对方案。”

4天刚蒙蒙亮，秦雄就从宿舍楼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口打量着四周，打今天起，自己的军营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秦雄溜溜达达地来到了宣传栏前，念着上面整齐排列的标兵的名字，忽然眼睛一转，确定四周无人之后，他飞速地把宣传栏上面第一名标兵的名字用手指擦掉，捡起旁边的粉笔头，写上了“秦雄”两个字。

写完后，秦雄嘿嘿笑着，后退两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忽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响动，秦雄赶紧跑开了。

高等从不远处的墙角走出来。

他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秦雄，坏笑着：秦雄这个村炮，还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呢。

高等笑着，去看被改动过的宣传栏，忽然，他的眼睛在光荣榜上定格了。

这是一组先进个人的照片，为首的是个英姿飒爽的女军官，30岁上下，笑意盈盈，有一副格外动人的神色。

高等不由得赶紧去看照片下面写着的名字——姜锦。

呆呆地看了半天，高等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机，将姜锦的笑容拍了下来。

六点整的时候，孙军出现在宿舍楼门厅，他正了正胳膊上值日的袖章，把哨子放进嘴里，鼓起腮帮子吹响了尖厉的哨音。

在接连不断的哨声中，秦雄早已经笔挺地站在了楼前，幸灾乐祸地看着宿舍里狼狈而出的同伴们。

不远处，崔鸣与杜洪涛一直在暗暗观察着这帮新兵，待队伍集合完毕，走上前来。

崔鸣看着衣装整齐的秦雄，心里暗暗点头。

但是再往后看，他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只见面前这两个新兵，一个系错了扣子，一个穿了条便裤，还互相推搡着。

这个说那个把自己的裤子穿跑了，那个争辩说他穿的就是自己的裤子！

“这、这两个是哪个班的？”

“崔鸣指着他们问。”

孙军脸红了，这两个出洋相的兵正是自己班的张晓菲和楚男，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又听崔鸣问：

“昨天丢的那个兵今天怎么又不见了？”

“赵保家呢？”

谁见了？”

“孙军压着火气，扬起嗓门问。”

没有人回答。

但见远处跑来一个人，胳膊下夹一把大扫帚，边跑边喊：“报——告！”

正是赵保家，他依旧一副汗流浹背的样子，呼哧带喘地站住了。

“赵保家！”

干吗去了？”

“孙军瞪视着他。”

“俺……俺扫院子去了。”

“赵保家说着又补充，”在家每天都扫习惯了。”

“看他一脸憨厚的样子，崔鸣缓缓发话：“习、习惯得改。”

这里是部队，操场每天都有人值日。”

“俺扫的不是操场，是整个团的院子！”

“听了这话，所有人都像是不相信地一愣。”

崔鸣顺着赵保家指的方向，果见整个营区训练场都是干净整洁。

他不由得在心里叹了口气。

训练休息的当儿，高等躲在树后，拿出手机端详起刚拍的照片，照片上姜锦微笑如花的面庞让人心醉。

“躲这儿干吗？”

“高等正出神，一只手从背后拍在他肩膀上。”

高等心一慌，等他听出这是张晓菲的声音时，就放下心来了。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顺势插着手从树后走了出来，不料正好和往这边走的崔鸣打了个照面。

“高等，回去写三千字的检查出来！”

”崔鸣命令道。

高等莫名其妙，崔鸣严肃地告诉他，部队严禁三手——插手、背手和抱手，现在高等的手插在口袋里，就是违反了不许插手的纪律！

高等笑了，说：“这上衣有兜，下装有袋，为什么不准插手？”

发、发军装时，咋、咋没人告诉我？”

”“这里是部队，你哪儿来那么多怪话。

军人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眼见高等又学着自己说话，崔鸣的怒气更盛了。

新兵们在不远处望着这场对峙，都有些傻眼。

“三千字的检查，听见没？”

”“我写五万字，包全天行不？”

”看着高等依旧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崔鸣怒不可遏。

顶撞的结果是新兵们集体被罚跑步，孙军和崔鸣在一旁瞪着眼珠子盯着，谁也别想耍滑。

不知道跑了多少圈，除了秦雄还昂首挺胸地排在队首，其他的新兵个个气喘吁吁，筋疲力尽。

看到崔鸣还没有叫停的意思，跑得两腿直打弯的张晓菲悄声埋怨旁边的高等，怪他顶撞连长，让大家都跟着吃瓜落。

高等一笑，忽然白眼一翻，倒在了张晓菲身上。

哎呀，跑步跑出事来了！

新兵们见状，纷纷叫着围了上来，只见高等就像战争电影里快要死去的战士一样，嘴里不断吐着血沫，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赵保家用手胡噜了一把高等脸上的血，吓得几乎要哭出来。

楚男把他拉开，很专业地伸手探了探高等的鼻息，又探向他的脖子，此时高等嘴角的血更加汹涌了。

“应该是呼吸急促引起的脾脏破裂！”

”楚男很有把握地做出了自己的论断。

一听这么严重，崔鸣再也顾不上别的，赶紧吩咐几个新兵抬着高等往卫生队送，其他的新兵都跟在后面。

秦雄落在最后，对于高等刚才的状况，他十分不屑，跑几圈都能跑得大出血，就这身子骨还来当兵，回家歇着去吧！

高等被送进了急救室。

军医很快赶了过来，帮高等做检查的护士向她报告，病人浑身疼，碰哪儿都叫唤，看起来挺严重。

女军医走过来看了看床上的高等，吩咐护士先出去，自己来处理。

随着急救室的门被关上，军医把高等的手和脚用皮扣固定在床边，自己从医药箱里取出了抽血用的针管和针头装上。

高等偷偷睁开眼，看到女军医，不由得一愣，再看对方正拿着针管朝自己走来，他差点从床上跳起来——那针管足有婴儿手臂粗细，配套的针头像刀子那么粗！

女军医已经走到了床前，高等终于忍不住了，说：“姜大夫，姜大夫……”“哟，还知道我姓姜，看来一直挺清醒的嘛。

”军医姜锦调侃道。

“姜大夫，你、你这是要干什么？”

”高等也顾不上自己是作为一个重病患者被送来的事实。

“躺好了，抽血化验。”

”姜锦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

“别、别、别……”高等的脸皱成一团，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姜锦毫不理会，走到了高等面前，捋起了他的袖子。

“别——我没病，装的，血是我从厨房偷来的，猪血……”高等尖叫起来，又解释说，因为连长要罚

<<中国拆弹部队>>

他写五万字的检查，又罚他们新兵全体跑个不停，他实在没办法，才想出这个主意来。

姜锦听了撇了撇嘴，把针管放回了原处，回头一边帮他解开扣手脚的皮带，一边说：“你以为自己很高明啊，偷懒的招数我见多了。

像什么洗澡的时候装中风呀、吃洗衣粉吐白沫装中毒呀，你这种小儿科，还是动动脑筋再想点新花样吧。

”说完，不待高等反应，姜锦便打开急救室的大门走了出去。

在她的背后，高等撇了撇嘴。

姜锦回到办公室，接着翻看桌子上那沓厚厚的病历。

还没看几行，忽听外面一声巨响，像是什么重物从楼上摔下，紧接着是喧闹的人声，其间夹杂着小护士的惊叫：“哎呀，有人从楼上掉下来啦！

快来人啊！

”姜锦飞速地跑出了办公室，此时楼道里已经站了许多闻讯而出的病号和医护人员。

她分开众人走到了人群围着的楼梯旁，只见两个护工正把一个人从楼梯下的地上抬起，背在肩上。

姜锦一眼认出这个人正是刚才用猪血冒充血沫装病的那个新兵，旁边有个护士比画着讲述道：“这人刚站在楼梯上，就那么膝盖不打弯的，直挺挺摔了下来……妈呀，吓死我了！

”姜锦一惊，再看护工背上的高等，满脸的血，那血从额头磕破的地方还在不断往下渗出，他的一只胳膊软绵绵地耷拉着，看样子应该是错位了。

高等经过姜锦的身边，忽然费力地抬起头，朝她挤了挤眼，轻声说了一句：“姜大夫，这招……有人用过吗？

”

## &lt;&lt;中国拆弹部队&gt;&gt;

## 后记

中国边境扫雷大事记20世纪90年代初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广西某边防部队于1992年前排除、标示雷场20处，面积约87万平方米，初步摸索到了大面积扫雷的经验。

1993年2月至1994年12月——第一次边境扫雷行动结束，排除和引爆各种地雷60余万枚，向地方政府移交可安全使用土地840余万平方米，标示雷场62处362万平方米，开辟了60条边贸通道和25个边境贸易点，恢复了东兴、水口、友谊关等9个国家级口岸的商贸往来。

1997年11月至1999年8月——第二次边境扫雷行动结束，中国边境地区有102.8平方千米的雷场面积被清除。

2008年初至同年12月——第三次边境扫雷行动结束，此次行动又称边境勘界扫雷行动，主要是为边境勘界服务，完成了我国边境140多个新立界碑点及通道的扫雷任务，打通勘界通道196条，扫雷面积达到450万平方米以上，销毁各类爆炸物近3万件。

1992年4月——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

2003年4月——中国首次向非洲派遣工兵部队，赴刚果参加维和任务。

2005年10月——中国工兵某部队赴苏丹维和。

2006年3月——中国维和工兵营开赴黎巴嫩，这是我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出维和部队。

2007年11月——中国首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至今，中国已累计派出维和官兵7293人次。

中国维和工兵部队先后勘察、修筑道路7300多千米、桥梁200多座，运输人员、物资累计行程348万多千米，排除地雷等各种不明爆炸物7500多枚。

目前，中国共有10支维和部队在4个联合国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

中国工兵的扫雷行动，还在世界的目光下继续着……

<<中国拆弹部队>>

编辑推荐

《中国拆弹部队:战雷》编辑推荐：零距离透视中国顶级特种兵的生死跌宕。他们是刺入敌人胸膛的尖刀，是摧毁敌人妄想的炮火。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